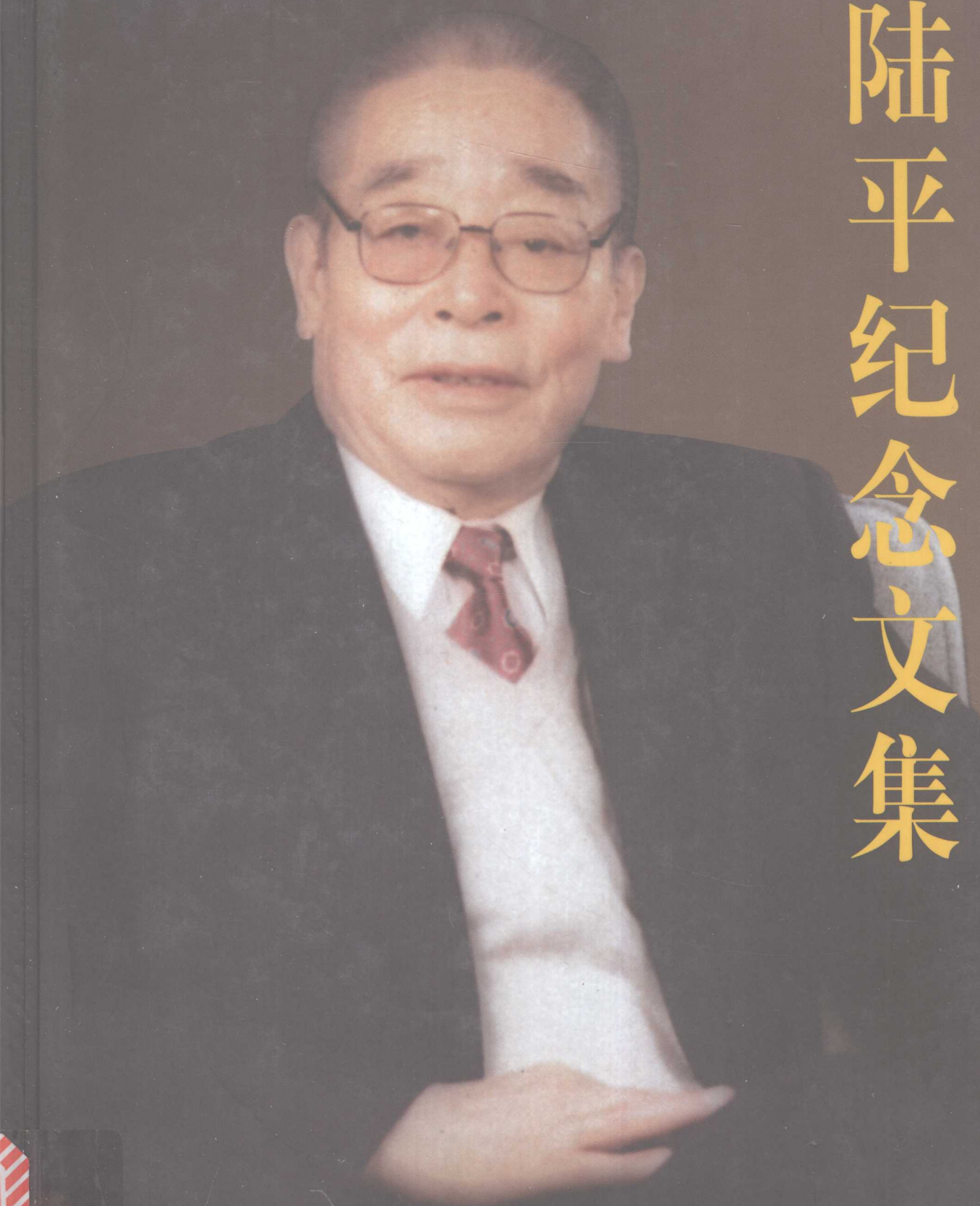


陆平纪念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陆平纪念文集

《陆平纪念文集》编委会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陆平纪念文集/《陆平纪念文集》编委会编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ISBN 978-7-301-10692-1

I. 陆… II. 陆… III. 陆平-纪念文集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42095号

书 名: 陆平纪念文集

著作责任者:《陆平纪念文集》编委会 编著

责任编辑:倪宇洁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0692-1/K·044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8.25印张 插页52 455千字

2007年3月第1版 2007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80.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陆平纪念文集》序言

陆平同志是我们北京大学的老学长、老校长。他在中学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忠贞不渝地为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党的事业奋斗终生。在“一二·九”时期，他是北大的学生领袖之一。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立下了卓越的功勋。

尽管今天北大校园里许多年轻的老师和同学对他的名字已经不太熟悉，但对那些经历过他主政北大时期的人来说，却始终对他怀有深切的崇敬之情。在他逝世后，北大党委决定编辑出版《陆平纪念文集》，以此来寄托对他永远的怀念和哀思。许多中央的老领导为他题了词，许多老同志写了情真意切的悼念文章。

从1957年10月陆平同志调任北大党委书记、副校长算起，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在这半个世纪里，新中国走过了一段并不平坦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北大的命运还是陆平同志个人的命运，都随着国家的沧桑巨变而跌宕起伏。文集里的许多文字，都在为我们生动地还原着那时的北大、那时的老校长以及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确实，只有深刻地了解了“那时”的历史场景，我们才可能更加深刻地体会陆平老校长对北大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历史贡献。老校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北大呕心沥血，为探索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殚精竭虑，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充满了热情与理想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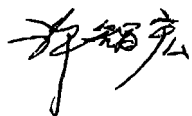
作为那个特殊年代的北大校长，陆平同志不仅作出了时代的贡献，而且还承受了时代的苦难。然而，他对北大的热爱却从未因个人遭遇的不公而稍减。当他不顾医生劝阻坚持拖着病体走进北大百年校庆的会场时，他不仅仅见证了自己曾经参与创造的光辉历史，而且更以北大老校长的精神力量鼓舞着后来的北大人去开创更加辉煌的未来。

今天，北京大学已经朝着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作为当代的北大人，能够将自己平凡的人生与一个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是幸运的。但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脚下的道路是无数前辈用青春、心血甚至生命开拓出来的，我们正踏着他们的脚印，继续前进。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北京大学校长



2005年12月21日

目 录



▶▶ 北 大 篇

深切怀念陆平同志	彭珮云/ 3
陆平校长留我在北大	侯仁之/ 6
忆念陆平校长	唐有祺/ 8
陆平与世界宗教研究所	任继愈/ 9
最后的握手	
——深深怀念陆平同志	张群玉/ 11
怀念陆平同志	王学珍/ 13
澄清对陆平同志的一些不实之词	王效挺/ 18
陆平同志与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的研究工作	王效挺/ 23
忆陆平校长(八首)	赵存生/ 27
感谢陆平同志的关怀	张芝联/ 30
思念老领导陆平同志	伊 敏/ 31
身边工作十五载 言传身教受益多	
——深切怀念陆平同志	魏自强/ 34
一次探索教育教学规律的会议	
——追忆陆平同志	夏自强/ 38
回忆陆平同志对理科教学科研的领导	陈守良/ 41
深切缅怀陆平同志	赵国栋/ 45
沉痛悼念陆平同志	陆嘉玉/ 46
忆陆平同志关怀青年师生长二三事	
刘文兰 宋 诚 桂智贞 周 倜 丁 镗	崔海亭/ 47
修路的启示	沈承昌/ 49
陆平同志与北大十三陵理科分校	王希祐/ 50
陆平同志在校往事四则	沈承昌 王光林 白荫良/ 52
记 1960 年的“政治进食堂、干部下伙房”	沈承昌 王光林 白荫良/ 54
忆陆平同志的待人风范与修复北大“创伤”的艰辛	
——继承和弘扬老一代北大人的求真务实传统	谢 龙/ 56



纪念陆平同志	胡寿文/62
陆平同志与北大附中	刘美德/65
深深怀念陆平同志	方新/67
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怀念陆平同志	黄文一/71
回忆陆平校长的几件要事	刘隆亨/76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陆平校长与拼搏的年代	郭建荣/82
艰辛而又左右不是的十年:一波历历在目的风云变幻	
——纪念陆平同志诞辰90周年前夕缅怀	
老校长的断想	杜采云/86
在陆平校长家看球赛	胡冠莹/91
不是哀乐的哀乐	艾群/92
怀念我们的陆平校长	
——一个北大学生的心里话	杨承运/94
邻家的陆伯伯	沈靖/99
“文革”第一炮	叶永烈/103
度尽劫波豪气在	
——陆平访谈录	雷风行/109
父亲陆平36年的沉默	陆莹/116

▶▶ 战 友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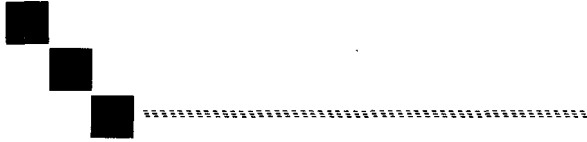
深切怀念陆平同志	郑天翔/129
老友陆平同志	袁宝华/134
历史的见证	
——回忆老战友陆平同志	李德仲/135
难忘的窑洞情	杨俊/140
陆平同志的二三事	何光/142
三次在陆平同志领导下工作	谷平/144
记陆平同志在铁道建团初期的几件事	
	岳志坚 宋国华 夏志武 叶于 张才松/147
领导、老师、兄长	
——怀念陆平同志	张美珍/149
回忆陆平同志在哈尔滨铁路局的日子	宋力刚 /152
深切地怀念陆平同志	李会元/157



记忆中的陆平同志		张求真/158
陆平同志其人其事	魏耀荣 张彦朴 任 克 杨树庄	张金成/159
陆平同志在全国政协	周绍铮 宋德敏 朱作霖 卫 宏	杨续先
	张永年 张建安	林安娣/162
记一次东北调查		
——缅怀陆平同志		沙 里/166
在陆平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马 锐/169

▶▶ 亲 情 篇

永远的父亲	陆微 · 陆征 陆莹 陆昀	/175
我和哥哥陆平		刘居英/196
不是父亲胜似父亲		田仁云/205
岁月钩沉		
——回忆资料汇集(2001.3.30)		陆 平/212
附录 陆平简历		/285
后记		/287



北 大 篇

深切怀念陆平同志

彭珮云

陆平同志的一生是对党忠心耿耿、为革命无私奉献、为教育科研事业鞠躬尽瘁的一生。我曾经和他一起工作，共过患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怀念和感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陆平同志 1957 年 10 月调到北大工作。那时我是中共北京市高等学校委员会（1960 年以后改为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的一名青年干部。作为高校党委（大学部）的联络员，我经常到北大去了解情况，和陆平同志接触较多。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久经考验、富有经验的老革命，而且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积极负责，热情豪爽，关心同志。我对他很敬重。为了加强党对北大的领导，党中央把他派到北大来，他一心想把北大办好，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北大的工作。从 1957 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正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在这十年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各项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也有过严重的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这十年中，陆平同志认真执行上级的指示，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道路，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他主持下，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适应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北大建立和发展一批新的学科、系和专业；建设了昌平理科分校；全面修订了教学计划，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组织开展了多项重大的科学研究项目，取得了一批很好的成果；重视师资培养工作，发挥了老教授的作用，培养了一批中青年骨干教师。陆平同志在工作中也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众所周知，这主要是在“左”倾错误的指导下发生的。北大是一所以文理科为主的著名的综合大学，办好这所大学有着特殊的复杂性和难度；陆平同志长期在部队和工业战线工作，对高等教育工作不很熟悉，这也使缺点错误难以避免。可贵的是，在他有了认识的时候，他勇于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并坚决纠正错误。在艰难、曲折的前进过程中，他逐步摸索到办好北大的比较成熟的思路。但正当他想有更大作为的时候，一场厄运降临了。

1962 年 9 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 年 7 月，中宣部派了以副部长为首的调查组进入北京大学。他们依靠聂元梓、阮铭等人到处搜集材料，在党内利用矛盾，兴风作浪。调查组的第一号调查报告从“唯成分论”的观点出发，抓住北大一些校系领导干部出身剥削阶级，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少数人历史上或现实表现有某些问题等事实，加以歪曲夸大，并做出“北大党员领导干部政治上不纯的问题很严重”的结论，却不问本人是否已向党组织谈过这些问题及组织审查的结果。第二号调查报告根据他们发动党员大揭“阶级斗争”盖子得来的材料，认定北大党委“实际上走的是资



产阶级的道路方向。”接着中宣部在北大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由全国各地抽调了宣传、文教部门和高等学校中层以上领导干部 200 多人组成庞大的工作队。运动一开始,社教工作队就把北大党委当成“烂掉的单位”进行夺权斗争。陆平同志和一大批校系领导干部都成了斗争对象。那时我已被北京市委派到北大担任党委副书记,也挨了斗。工作队无端指责陆平同志和我搞阴谋活动,对抗工作队,破坏社教运动,并追根到北京市委,要我们交代谁是给我们撑腰的后台。一时间,在北大造成了是非颠倒、敌我混淆、思想混乱、党组织分裂的严重局面。各高等学校的干部也对此感到惊讶和震动。北大社教工作队的做法提出了两个重大原则问题。一是对北大的干部队伍如何估计?北大的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二是对北大的工作如何估计?北大究竟是社会主义大学还是资产阶级大染缸?由于北京大学是全国有代表性的重点大学,这就不仅是对一个学校的估计问题,而且是对建国后全国高等学校的基本估计问题。1965 年 1 月,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对社教运动中一些“左”的偏差作了部分纠正。在北京市委召开的学习贯彻“二十三条”的会议上,陆平同志和我在小组会上发言,既检查了自己在北大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对北大社教工作队的错误估计和错误做法提出了意见。事后,工作队负责人指责陆平同志和我反攻倒算。工作队内部的分歧也凸现出来。1965 年 3 月 3 日,在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了北大社教运动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是好同志犯了一些错误,北大不存在改换领导的问题。北大社教运动有成绩,肯定有缺点错误。缺点错误有几条:一是没有实行工作队与党委、群众三结合。这个问题不只是北大有,中央有责任。二是开始对北大估计错误,当作烂掉的单位去搞,以夺权问题对待。三是斗争方式有严重毛病。他还批评运动搞了几个月,没有落脚到教学上。他要求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分头召集北大社教工作队和北大干部开会,按照“二十三条”和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统一思想,做好工作。在这次会上,小平同志还说到:陆平、彭珮云的讲话我看了,态度好,讲的是正确的。北大社教运动中的错误终于在中央书记处和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得到了纠正。承受着巨大压力、精神万分痛苦的陆平同志也得到了解放。此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做了大量工作,帮助社教工作队端正方向,帮助北大同志分清是非,加强团结。陆平同志按照中央和北京市委的指示,带头认真清理了自己的问题,并且不计前嫌,为恢复北大党内的正常生活,团结同志,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表现出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把全党全国人民拖进了严重的灾难之中。在基层点起这把火的,是阴谋家康生。他窥测时机,策动聂元梓等人在北大炮制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目的是首先搞乱北大,进而搞乱北京和全国。陆平和我又一次被打倒了,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交谈,只在被批斗的场合或劳改场所相遇。我看到他在残酷无情的斗争和折磨下身体逐渐衰弱,以致重病缠身,只能在心中默默地祝愿他挺过这一场劫难,重新坚强地站起来。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都有了新的工作岗位,见面的机会不多。他离职休养以后,每年春节,我总要去看望他。那些年,他与疾病进行了长期、顽强的斗争,但始终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在谈话中使我感到,他既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感到高兴,又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期盼我们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使社会主义中国更快地发展和富强起来。他也十分关心北大,希望北大在新的历史时期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



2002年11月28日,陆平同志因久病未愈,不幸辞世。他的音容笑貌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他的优秀品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陆平同志,安息吧!我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竭尽自己的全部力量。

2004年12月

(彭珮云,原国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陆平校长留我在北大

侯仁之

陆平校长给我的印象是，他跟我们这些教授像朋友一样，很直爽，很痛快，没有什么高高在上的感觉，大家在一起工作很愉快。陆平校长尊重我们这些专业人员的兴趣、专业方向的选择。

有件事我印象最深刻。我是在1952年从燕京大学转到北京大学，做地质地理系的系主任，同时兼学校的副教务长。作为系主任，我从1952年一直到1961年年底，干了快10年，我觉得压力很大。我不太愿意管行政，在实际中，学校的行政工作管得也不多。我本身是老师，爱翻书本，搞研究，钻业务，干行政管理我是外行，没办法。从1952年当了五年系主任兼副教务长后，我把副教务长职务辞掉了，可是系主任辞不掉，我心里很不安。1957年年底，陆平同志到北大工作，就在他到校前不久，我接手了一项新的研究工作，是参加在呼和浩特召开的西北沙漠治理的会议，当时我是代表地理系作为系主任参加的这个会议。开展这项研究后，我要到内蒙古和西北去，我是利用假期时间去的。我进入这些地区以后，发现很多问题导致沙漠化，也看到很重要的历史遗迹。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研究沙漠，我看到历史上的一个都城，已经是废墟，没人住，更没有一个房子，可是一个角楼还在，矗立在那儿，我试图上去，但是爬不上去。都城是什么时候盖的？都城里的土上面是沃土，而都城外面，四周都是沙漠。但是，在历史上它的周围全都是沙漠吗？当然不是，什么时候变成沙漠，沙漠是怎么来的？这些问题吸引着我，要研究出个究竟。参加沙漠研究两年后，我希望辞去系主任的职务。这个问题出来了，一天，陆平校长请我去，到校长办公室。我对陆校长说，我不会管行政，副教务长已经辞去5年了。当年，我做行政工作，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又有新的任务来了，我想调离北大，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没想到，陆平校长不但没同意，而且跟我说，你还来做副教务长。你不能走。现在没有抓文体的副校长，没有人来管，你来管，而且要带队出去。我小的时候身体很差，是靠锻炼好起来的。我还经常参加比赛，学校的学生体育比赛，我也是经常要看的，站着观看。校长这样说，而且让我抓的事又是我感兴趣、可以做的，我也愿意为北大做工作，这样我就留下了，没离开北大，一直到今天。

从那以后，陆校长就会给我一些任务。有一个任务是在“文革”前不久，陆平校长让我组织人整理研究英美一些国外高等学校办学的情况。他不满足北大的现状，想参考外国的办学情况，把学校办成世界一流的。当时，没有可以参阅的现成材料，于是找了几个懂外文的翻译，有搞俄文的，有搞英文的，开始翻译国外的办学资料，也研究他们办学的情况。办公的地方就在陆平校长办公室隔壁，在那里搞翻译研究。陆平校长让我们做这项工作，是有眼光、有长远想法的。可惜，这项工作刚开始不久，“文革”就开始了。



“文革”来了，学校乱了，燕南园也乱了。批斗会此起彼伏。“文革”爆发前，我为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写过一本关于描述徐霞客生平的小书，因为这个原因，“文革”还没有开始，先就定我为“三家村的黑干将”。我不明白我和“三家村”有什么关系，很不服气，“文革”一开始就遭到批斗，最后是劳动改造。我随时都是有准备的。我被送到江西鄱阳湖劳动改造。我买了一个扁担，挑着我的行李就去辖区劳动改造，背水泥，背砖，我都干了。那时候我已经快60岁了，要背水泥，水泥很重，我就穿一个短裤，我拿一本书垫在肩膀上，然后挑水泥，上台阶，40多级的台阶，爬上去，然后把水泥放到大卡车上。对劳动我是乐观不怕吃苦的。“文革”后，我没有再见到陆平校长，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我心里是惦念他的。

今天，我说这几件事纪念陆平校长，因为这些事我永远忘不了。当年陆校长把我留下来，使我一生为北大、为北京、为国家工作。

（侯仁之，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纪念陆平校长

唐有祺

1957年,北大来了一位陆校长,年纪不大,43岁,却是一位老革命,还是我们的老校友,有天然的亲近感。

陆平同志进北大时,“反右”运动正在收尾,接着就进入1958年的“科研大跃进”和“教育革命”。我们对很多做法在思想认识上搞不清,肚子里憋了不少气。陆校长为此召开了一个星期的座谈会,听我们提意见并表示虚心接受。接下去让我们提建议,如何让北大的教学和科研真正搞起来搞上去。我们真的提了不少中肯有益的建议,同时也对陆平同志有了一些了解,觉得他是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的,是虚心听取意见和建议、真心想把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搞好的。后来在1960年代初,国家科委要在北大以及吉林大学和福州大学建设物质结构研究基地。我们在具体筹划和落实当中,不时得到他的关心和支持。他对北大理科的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是倾注了心血的。

陆平同志平易近人,工作深入具有魄力,讲话实际富有鼓动性,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北大的建设和发展是作出了很大贡献的。然而,在他服务北大期间,受过极左路线的干扰,经历过三年的困难时期,也蒙受过“社教运动”的不白之冤,但他仍能负责地带领北大前行,实属不易和难能可贵,这在北大人的心里是会铭记的。至于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文革”,拿他开刀,岂止是他个人的不幸!历史是公正的,党和人民是公正的,公正的结论早已写在党和共和国的历史上。

在陆平校长诞辰90周年之际,我欣然命笔撰文纪念如上。今天,我们怀念陆平同志,也怀念为北大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过卓越贡献的老领导江隆基、马寅初、傅鹰和周林等同志。

(唐有祺,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

陆平与世界宗教研究所

任继愈

1963年底,周恩来总理率团出访非洲十四国,回来给中央写了报告,大意说,新中国建立后,国家地位日益重要,世界各国注意中国的发展,中国也要广交朋友,增加交流,更多地了解世界。报告中建议我国应成立专门研究外国的科研机构,要成立日本、美国、拉丁美洲、苏联、东欧、外国文学等十几所研究所。毛泽东主席批示同意并倡议还要增加一个专门研究外国宗教的机构。

1964年初,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邀了国家宗教局局长肖贤法,北大的陆平校长和我,在他的办公室商谈筹建宗教研究所的具体步骤。机构编制及经费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研究人员、业务领导骨干、开办费用、机构地址,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先解决。北大负责提供首批研究人员的基本队伍,并提出开办经费预算。国务院宗教局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荐若干业务领导骨干,与北大协商,从中挑选。会上还讨论了这个研究机构命名问题。原来拟定的“国际宗教研究所”,与周恩来总理倡议的加强国际问题研究的报告相一致。鉴于宗教传播不受地区国界限制,它带有国际性,外国的几个大宗教中国也有,我建议称为“世界宗教研究所”为好,陆平同志也同意了我的意见。定名不仅是一个名称问题,它应该涵盖研究所的研究范围及内容,后来的实践证明当初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陆平同志对宗教所的筹建、经费预算、行政干部及财会人员的选派,都尽了心力,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他下决心,把宗教所的东方哲学教研室的研究教授、讲师、助教都划归了这个新成立的宗教所,哲学系取消了一个教研室。事后证明,这个决定也是英明果断的。如果从各系分别抽调人员,相互不熟悉,还要经过一个磨合过程。而且哲学与宗教学科性质相近,集体转变方向比较容易。

有了研究骨干,还要有一批青年新生力量,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陆平同志及时与教育部联系,在应届毕业生中,给宗教所分配12名毕业生,北大历史系、哲学系、外语系中共选拔8名,外地各省调来了4名,这些工作都是陆平同志亲自安排的。国家宗教局推荐了它所属的在京及外省的宗教局干部。北大人事处到各地了解情况及商调工作,宗教所办公地址也是由北大划出一幢教授宿舍。经过多方筹备,宗教所已初具规模。

宗教所成立不久,即随同北大各系师生都下放到京郊,参加全国开展农村“四清”运动。四清工作要求要二年。到了1965年春,陆平同志向中央提出,宗教所成立一年,全部人员参加“四清”运动,业务没有开展,拟请宗教所全体人员不参加第二批四清工作,回到机关开展业务。这一报告得到批准,因此宗教所正式开展研究工作是在1965年。这是陆平同志为宗教所办的又一件大事。

宗教所筹建后,归属中国科学院,陆平对我说,对中国科学院北大尽力合作,成立外国文



学所时,我们调出了冯至同志,您又调到宗教所。北大教学力量虽然受到一些影响,但北大与科学院互相协作都很成功,以后这种联系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1965年夏到1966年夏,约有一年,宗教所从事研究调查全世界宗教分布情况、教徒人数、订购国外书刊。接着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阵妖风的风源来自北大聂元梓等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陆平同志首当其冲。从此,陆平同志与宗教所和全国人民一道陷入灾难的深渊,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这里不再重复了。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需要大批宗教研究人才,培养新一代青年专家提到日程上来。我向教育部及北大提出要在北大哲学系创建宗教专业,与哲学专业并立两个专业招收大学本科。这时王学珍同志主持北大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宗教专业创建之初,教学计划、师资队伍北大都不具备。宗教所完全负责制定了一整套的课程安排,由宗教所负责派人来北大开设所有的宗教学课程,包括带领学生到基层实习。当初北大曾大力支持宗教研究所的创建,后来宗教研究所又反过来支援北大宗教学的发展。宗教专业现在已发展为宗教学系。科学院与北大的长期协作,互相支持,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成绩斐然,体现了我国宗教学从无到有的全过程。这一学科的创建值得大书特书。陆平同志参与创建世界宗教研究所的一段佳话值得永志不忘。

(任继愈,原北京图书馆馆长,教授)